

教育世纪 文丛

EDUCATIONAL CENTURY

Vol.4

主编：敢峰

Chief Editor: Gan Feng

以我为主 融合创新 推进中华文明之发展

——兼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观的科学选择

Relying on Ours and Striving for Innovation, Carry Forwar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On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the Way to Develop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朱丽兰：局部示范 孕育创造

——关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某些战略思考

Zhu Lilan: Setting an Example in a Local Area and Developing Creative Spirit

— Some Strategic Thoughts on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愿天下子女都成才

——敢峰：答中国教育电视台和上海教育电视台记者问

Wish All the Children under Heaven to grow up into Talents

— Gan Feng: Answering Questions of Correspondents of China Educational TV Station and Shanghai Educational TV Station

何振梁：体育要重视“育”的功能

He Zhenliang: Great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

教育世纪

文丛

EDUCATIONAL CENTURY

Vol.4

主编：敢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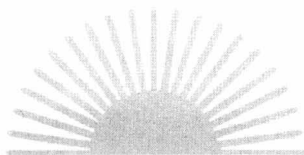
Chief Editor: Gan Feng

北京市力迈学校

编辑

Edited

Beijing Limai School



 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

目 录

研究报告

- “以我为主，融合创新”推进中华文明之发展 北京市力迈学校研究室(6)
——兼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观的科学选择

教育战略

- 朱丽兰:局部示范 孕育创造 夏 欣(25)
——关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某些战略思考

专家论坛

- 愿天下子女都成才 耿 峰(33)
——答中国教育电视台和上海教育电视台记者问
- 陶行知教育理论的现代价值 陈 模(40)
- 唯上、唯书与唯实 邵宗杰(45)
- 从“伤熊事件”看审美教育 唐晓敏(48)
- 当前中外合作教育中的几个误区 郑卫东(50)
- 我的五个教育观点 蒋自立(52)

各界论教育

- 何振梁:体育要重视“育”的功能 佟 云(56)

教育局长篇

- 谈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精神 左义凯(63)
- 发展教育,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刘铁山(65)
- 关于教育起源问题的若干思考 赵旭辰(68)

教育改革

- 《师生良性互动 50 例》选编 陈心五等(81)

教育科研

- “农村高中学生现代人文素质的培养研究”开题论证报告 北京顺义区杨镇一中课题组(91)
- 教育科研论文写作的理论与实践 杨德林(96)

教育短章

教育的“三级脱水”现象.....	王晓春(102)
我们需要教育家	郑贵卿(103)

名人·名校

叶圣陶	(104)
麦基尔大学	(111)

教育随笔

腾冲老兵.....	张之路(113)
永远的老师——霍松林先生	韩梅村(115)
教师切记为人师表	杨 啸(117)
工人老师.....	胡 炜(119)
上帝给她们开了另一扇门	刘 延(120)
爱的反思.....	文修子(125)

编辑室启事	(35)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世纪文丛.第4辑/敢峰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9

ISBN 7-5347-2931-9

I.教... II.敢... III.教育学—文集

IV.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7044 号

书 名:教育世纪(第4辑)

主 编:敢 峰

副 主 编:李树喜 王百哲

编辑室主任:黄世衡

责任编辑:张微一

出版发行: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农业路73号,邮编:450002)

经 销:新华书店

新世纪教育书店

(北京东城区骑河楼北巷6号,邮编100006)

国外发行: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

邮 购:《教育世纪》编辑室

(北京天竺开发区力迈学校内,邮编:101300)

e-mail:huangshih@sohu.com

e-mail:bjzhangweiyi@163.com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16

字 数:250千

印 张:8

印 次:2002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7-5347-2826-6/G·2284

定 价:人民币22元;港币30元;美元8元

Contents

Research report

Relying on Ours and Striving for Innovation, Carry Forwar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n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the Way to Develop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 Education research office of Beijing Limai School(14)

Educational strategy

Zhu Lilan: Setting an Example in a Local Area and Developing Creative Spirit

——Some Strategic Thoughts on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Xia Xin(28)

Forum of experts

Wish All the Children under Heaven to Grow up into Talents

——Answering Questions of Correspondents of China Educational TV Station and Shanghai Educational TV Station Gan Feng(36)

The Significant Value of Tao Xingzhi's Educational Theory in Modern Times

..... Chen Mo(40)

Judging the Truth by What the Higher Official Says, by Books and by Facts

..... Shao Zongjie(45)

Viewing the Importan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from the Incident of Intentionally Doing

Injury to the Black Bear in the Zoo Tang Xiaomin(48)

Some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Current Jointly Run Educ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Zheng Weidong(50)

My Five New Ideas in Education Jiang Zili(52)

Forum on education for people of all walks of life

He Zhenliang: Great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Tong Yun(59)

Pages for Directors of Education Commission

On the Spirit of Mr. Cai Yuanpei's "All Inclusive" Zuo Yikai(63)

Developing Education, Carry Forward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 Liu Tieshan(65)

Some Thoughts on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 of Education Zhao Xuchen(68)

Education Reform

Selections of "Fifty Examples of Virtuous Reciprocal Motiv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Chen Xinwu(81)

Education Research

A Report on the "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of Modern Humanistic Quality of the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he Rural Areas"
..... Research group of Yangzhen No.1 School, Shunyi district, Beijing(91)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riting of Thesis on Educational Research ...Yang Delin(96)

Short Essays on Education

The "Three Level Dewatering" Phenomenon in Education Wang Xiaochun(102)

We Need Educators Zheng Guiqing(103)

Celebrities and famous universities

Mr. Ye Shengtao (104)

Mitchell University (111)

Jottings on education

A Veteran Soldier of Tengchong Zhang Zhilu(113)

Mr. Huo Songlin My Teacher Forever Han Meicun(115)

Teachers Should Always Keep in Mind to Be a Person of Exemplary Virtue
..... Yang Xiao(117)

A Worker as a Teacher Hu Wei(119)

The God Opens Another Door for Them Liu Yan(120)

A Self-Examination of Love Wen Xiuzi(125)

Editorial Notes (35)

“以我为主，融合创新” 推进中华文明之发展

——兼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观的科学选择

北京市力迈学校研究室

改革开放的中国，重新焕发出中华文明的勃勃生机。

世界文明，开始进入了 21 世纪新的发展里程。

21 世纪，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在全世界重放光彩的世纪。

中国人民在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大幅度增强了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从国情出发，认真进行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观的科学选择，也日益显得紧迫了起来。因为，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准备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

“察往而彰来”。统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轨迹，便不难发现，在历史的悠长中，既充满着独立自主自成体系独领风骚的无比璀璨，又充满着吸纳外来文明融合创新丰富自我的无比辉煌；在近代的短暂中，既充满着闭关锁国盲目排外抱残守缺的冥顽不化，又充满着民族虚无国门洞开全盘西化的误入歧途，也充满着中西比较新旧权衡救亡图存的壮烈抗争；在当代的崛起中，既充满着以我为主打破封闭大胆开放的举措得当，又充满着融合创新中国特色后来居上的灿烂前景。古往今来，虽则封闭曾经酿成过种种沉重的灾难和危机，但毕竟只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曲折迂回；只有开放，才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一脉相承的浩浩主流。

总体上看，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趋向开放，而不是死守封闭。如果说对其开放之趋势，在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还难以窥全其首尾，在近代工业文明上百年的猛烈撞击的漩涡中，也还难以识辨其真容的话，那么，在当代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和知识经济新文明迅速崛起的激烈竞争中，开放的文明观全面

替代封闭的文明观，以我为主、融合创新的开放的文明发展观，就彻里彻外地鲜活了起来，并与时俱进地不断拓展开来。

一、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独善其身地摆脱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相继衰败直至消亡的厄运，值得进行文明发展观的理性思索

世界文明史的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明，如果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摆脱不了封闭文明观的束缚，不论它曾经是多么的强大或辉煌，最终都逃脱不了衰败直至消亡的结局。

纵观世界文明历史长廊中的四大文明古国，从古老文明的无比璀璨向当今现代文明的逐步演进，一脉相承从未中断的文明国度，只有历史悠久的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硕果。

横览世界文明动态画卷中的各个民族，从源远流长的无比丰厚到革旧鼎新的重新崛起，从未消亡也从未异化的民族，也只有屹立于世界东方创造出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

然而，长期来人们总是将四大文明古国相提并论，误认为只是历史的同类项，对其命运的差异，反倒关注不够。

古埃及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过的古文明。如今依然耸立在尼罗河畔大漠之中的座座硕大无比的金字塔，是古埃及法老王朝鼎盛时期的文明象征。可是，古埃及文明连同创造其文明的主体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中断消亡，巍峨的金字塔只是古埃及文明的历史遗存。古埃及文明消失了若干世纪之后，阿拉伯文明才进入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地区，从此完全取

代了古埃及文明。如今的埃及文明是典型的阿拉伯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完全没有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说得明白更透一点,当今的埃及文明,早已另起炉灶,全然是与古埃及文明风马牛不相及的另一种文明了。

其他如古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和古巴比伦王国,与当今西亚地区阿拉伯文明和众多的阿拉伯国家及其民族的关系,古印度河文明和古印度国,与当今印度文明和印度国及其民族的关系,同古埃及文明与当今埃及阿拉伯文明的关系一样,古今之间均没有国脉、血脉、人脉、文脉等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河文明,都没有能延续下来,犹同封闭在撒哈拉大沙漠中的内河一样,三大文明古国和三大古文明的溪流,相继消失得不见踪影。如今人们谈论起它们,只能是惊叹它们在五千多年前出现过灿烂辉煌,以及面对金字塔、空中花园等少有的历史遗存,探寻它们骤然消亡的亘古之谜。

然而,在东亚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孕育出来的中华古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河文明的命运则完全不同。她从远古走来,沿着自身固有的脉络轨迹,不断向前发展,从亘古走到今天而从未中断。虽则其间也遭遇过许多次外来国家外来民族的军事入侵以及外来文化外来文明的冲击,但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和其所创造的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包容性、先进性,均能化险为夷,将一切外来的事物和力量逐步本土化和中国化。事实上,只要用心观察一下,汉朝唐代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玄奘西天取经等主动扩大对外交往,吸纳外来文明,融合创新,形成汉唐盛世,将中华文明推上了当时世界文明的顶峰,就能初步领略到开放的文明观旺盛的生命力。

在世界文明的群落中,中华文明显得特别耀眼。数千年来,不少勇猛善战的民族,在与中华民族的交战中,掠城夺土,虽能取得战场上的暂时胜利,但无法征服中华民族,无力取代中华文明。最后的结局往往是:不少外来国家逐次并入了中国的版图,不少外来民族逐步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不少外来文明也逐渐转化成中华文明的鲜活滋养,不断拓展中华文明的外延和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持续增长着中华文明之国脉、血脉、人脉、文脉的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内在活力。

譬如,从远古保存至今的黄帝陵和炎帝陵,原本分别是兵戎相见的两大原始部落首领轩辕皇帝、颛顼炎帝的陵墓。轩辕皇帝和颛顼炎帝,则历来被联合推崇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黄帝陵和炎帝陵成为了历代中华儿女寻根祭祖的圣地,香火不断,无不迁

途而至。亿万中华儿女始终以炎黄子孙为荣,中华民族的血脉一脉相承,人脉代代相传,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与大地同在,与日月同辉。不象那古埃及埋葬大法老的座座金字塔,血脉中断,人脉无后,形影孤吊于大漠之中。

譬如,蜿蜒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威武壮观的秦兵马俑,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稀世瑰宝,更是中华民族泱泱大国国脉一脉相承代代兴旺不衰的文明象征,至今仍散发着中华民族国运昌盛统一大国国土岂能让他人染指的威严正气,激励着当代中国人奋发图强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不象那古巴比伦国破废弃的空中花园,国脉夭折,国运殆尽,凄惶于另类文明的藩篱之中。

譬如,享有皇家至尊的孔府、孔庙、孔林和星罗棋布于中华大地数不胜数的文庙(孔庙),是对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民间教育家孔子推崇备至的殿堂。孔子“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思想,“诲人不倦”的施教作风,“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教化理念,“教,政之本也”的崇高地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求真精神,“不学礼,无以立”的礼貌修养,“和为贵”的文明理念等,构筑起中华民族教育之国、礼仪之邦的经久不衰的文明大厦。上至朝廷显贵,下至黎民百姓,尊师重教,倡导教育,聆听教化,知书达理,开化智力,启迪心志,使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脉,贯通朝朝代代,福荫子子孙孙。泱泱大国从不被外来国家所并吞,中华民族从不被外来民族所异化,中华文化从不被外来文化所取代,中华文明从不被外来文明所同化,其缘由虽可列举众多,然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脉,以其理性的智慧将中华民族的国脉、血脉、人脉整合起来,凝聚起来,提升起来,形成不可战胜的力量,当是最本质之所在。中华文明文脉之伟力,不仅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河文明远非能及,大凡世界上其他各种文明也难以与之项背。

二、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猛烈攻击下,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血与火的洗礼中,以开放的眼光,对近代中华文明的发展观,进行逐步逼近“以我为主,融合创新”的艰难选择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存在着优长和短缺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而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优

长和短缺并非一成不变,往往会相互转化。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保持数千年的领先地位之后,进入近代,便遭遇了欧洲新兴的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出现了中华文明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两种文明间大规模直接冲突的起始标志,一般认为是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

其实,这两种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起因之发生,至少要比鸦片战争提前整整两百年。而这往往未被中国人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觉。

17世纪的中叶,西方欧洲之英国与东方亚洲之中国,相继发生了导致命运走向迥然不同的两件大事。英国在欧洲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1640年,英伦三岛爆发了震惊全球的资产阶级革命,人类以此为标志,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始,从此拉开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工业文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迅速崛起的序幕;中国则在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恶化中,1644年,在农民起义军攻破京城、大明朝崇祯皇帝自缢而亡的非常时刻,长期游牧的满族清兵,乘机大举铁骑入关,定鼎北京,建立起马背游牧民族控制中央政权的大清帝国。大清帝国,在继承中华民族农业文明丰厚积淀的基础上,其间曾也出现过所谓的“康乾盛世”,但与欧洲产业革命直接推动下生机勃勃后来居上的工业文明相比,已是落日余晖,强弩之末。从此,开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闭关锁国孤芳自赏炫耀农业文明之辉煌,国力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的惨淡经营。

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轰击下,当朝权贵,仍以不变应万变的僵化,不思变革图新之方,死撑着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礼仪颜面,但对西方小小岛国“蛮夷”的武力进犯,却毫无还手之力,抗击之策。自此尔后,屡战屡败,屈膝求和,被迫签订一份份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连遭蚕食,开埠通商,出让租界,海关邮政大权落于洋人之手,治外法权则凌驾清律之上,内忧外患,山河破碎,丧权辱国,民不聊生。呜呼,泱泱大国逐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面对国运兴衰民族存亡的严重挑战,中华民族一批批的仁人志士,纷纷从守陈恋旧的士大夫营垒中分离出来,再不仅仅停留在痛心疾首朝政当权者的昏愤无能和愤怒声讨西方列强的野蛮欺凌的层面上,而是在以血肉之躯义无反顾投身抗击外来侵略的救亡图存的斗争的同时,痛定思痛,冷静地比较分析敌我之间军事、经济包括政权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和短缺,积极探索执着追求救国图强之道。各种冲决封闭

藩篱指向开放新境的主张和实践,在血与火的炼狱中,在中与西、新与旧之间不断斗争和博采众长、互相融合的艰难选择中,逐步构成了近代中华文明的发展观,曲折向前发展的壮烈场景。

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著名思想家龚自珍针对中国之现状,率先发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振聋发聩的警醒信号,继而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忧。”并且与魏源、林则徐等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民族精英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的先进技术,开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工业文明之先河。自此以后,继起的仁人志士们在文明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大都能主动适应时代之变化,认定封闭守旧决没有出路,对中西文化和中西文明的逐步融合与创新,提出了各自的主张。

肇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其首领洪秀全,就大胆接受了西方传入的基督教文化,宣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其矛头直指欺压盘剥亿万农民的大清皇帝为核心的封建统治集团;当时的地主阶级改革家冯桂芬等也发出“采西学”、“制洋器”的变革之声。尔后崛起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并努力付诸实践,打开了中国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新局面。当然“中体西用”论不尽科学,当时就被著名学者严复撰文批驳其逻辑上和实践上的谬误,斥之为不伦不类的“牛体马用”,但对中国社会追赶世界进步之潮流和中西文化的嫁接融合,均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发端于19世纪90年代的改良维新运动,其推动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领袖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思进取的弊端更有切肤之痛。严复积极传播《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康有为则更是不怕保守复古派诸如“敌我不分”、“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之类的严厉指责,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确主张“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并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不余遗力地鼓吹维新变法。康有为大胆提出以强敌为师,盖因其对国家之爱纯然到至真至诚至深之境界,方才有此高人一筹之见识,超一般人之勇气。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然而,在以慈禧为首的封建守旧势力的疯狂反扑中,“戊戌变法”变成短命的“百日维新”,谭嗣同、刘光第等一大批改良派的爱国志士,即使献出生命,也仍陷入爱国救不了国的悲剧之中。

举事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

朝的统治。辛亥革命精神领袖、中国民主革命之先驱孙中山先生,对西方列强鼓吹的“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中国国粹遗老迷恋的“中国中心论”的两种极端性的文明思潮,有着更进一步的批判扬弃。他在奔波于中华大地与世界各地追寻中国革命之真理中,明确提出要“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如他的三民主义,实际上就是近代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融合中西文化中西文明的重要成果。他积其数十年革命之经验,在对国情深入进行再认识和对世界革命新成果及其世界文明进步潮流新走势正确把握的基础上,以我为主,果断地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中国国民党的新的三大政策,更是孙中山先生融合创新改组国民党焕发革命活力的典范之作,也是孙先生融合创新探索近代中华民族开放的文明发展观的历史性的贡献。

爆发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重大的事件。五四运动前后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新的走向,进行了空前规模空前自由空前激烈的论争和思辩,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20世纪以来最早出现的一次思想大解放的高潮,其影响广泛深远,其五四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及李大钊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高举“科学”和“民主”的两面大旗,鲁迅等还大声疾呼“打倒孔家店”、彻底粉碎“吃人的旧礼教”,胡适、钱玄同则表现得更为极端,竭力主张“全盘西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接纳西方文化的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紧接其后,20年代初的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一度出现对西方文明幻想的破灭和对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反思。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相继又展开了一场有关西方化和现代化,以及西方化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的大讨论。当时国内学术界主要分为复古派、折衷派和西洋派。其中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折衷派——提倡调和,中西合璧;西洋派——主张全盘西化,接受西洋文化。

综上所述,自鸦片战争前夕到五四运动近百年的岁月中,围绕近代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发展路向,几代仁人志士进行认真的探索和忘我的奋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令后人尊敬。但也必须指出,无论是采取保守主义、折衷主义,还是民族虚无主义,都难以从根本上拯救中华民族日趋深重的生存危机,也不可能正确解决好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发展的路向问题,近代中华文明科学的发展观也尚未形成。君不

见,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就是有力的佐证。

尽管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中国人民追求先进文化先进文明的奋斗从未停滞。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等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登上了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的舞台。他们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中,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胜利的无比欣喜中,清醒地意识到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走俄国路——这就是结论”。于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与文化建设,解决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中华文明符合世界文明进步潮流的问题。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先进分子民族精英们义无反顾的政治追求和文化选择。从此,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奋斗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发展路向问题,大体上有了一个基本正确的答案。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应当完结了。”虽然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在中国文化界还发生过科学与玄学、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战,还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以及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势力的斗争,但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与党所代表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构成了中国社会变革和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在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充满曲折反复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比较早地认识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文化建设,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坚定地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事实上是差不多在同一历史进程中同步进行的。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就强调过,我们“应该细细的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

然而,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难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有过教条主义的理解,有过照搬俄国革命模式的幼稚,也有过对远离中国本土万里之

外的共产国际遥控指挥的盲从,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问题,便尖锐地提了出来。在纠正 30 年代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对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更是自觉地认识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等于全盘照搬它,重要的在于是否能抓住其精神实质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并使之化作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和民族灵魂,成为中国人实现理想追求的思想指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创造了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就是以我为主、融合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的成功,走的是首先建立农村武装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成功之路。中国革命决不是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翻版,符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随即建立的新中国,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更不是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在东方的克隆,符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发展路向的选择,也就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深入逐步变得清晰了起来。毛泽东概括得好,这“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文明的出现和发展,便彻底扭转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近百年间,中国资本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互勾结的反动文化同盟面前,总是吃败仗的被动局面,荡涤了数千年中华文化中的污垢,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珍贵的文化遗产,并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现代化的中华文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纠正左倾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以我为主、融合创新的文明发展观,才能在中华民族当代的中华文明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20 世纪中叶,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重新站立起来了。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迅速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中国文化,也由新民主主义文化急剧向社会

主义文化演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以我为主、融合创新的文明发展观,也开始在文明建设中发生作用。

然而,中国前进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仍然充满着艰难险阻和曲折反复。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围堵,切断了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交往联系,阻延了中国自主开放的发展进程。迫使新中国只能与苏联等少数国家进行交往,但尔后不久,苏联当权者也背信弃义中止对中国的援助,致使中国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被迫陷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而新中国要发展要尽快强大起来的强烈愿望,是任何外来势力所无法阻止的。从 50 年代末开始,不怕压、不信邪、不怕孤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急于求成办大事打翻身仗的一系列全面冒进的重大举措,排山倒海于中华大地。

经济上,急于想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工业现代化,尽快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为追赶对手的捷径,过分强调主观意志的能动性,在传统小农经济为主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国民经济的基础上,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急忙打出“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三面红旗,仓促喊出“超英赶美”等不切实际的口号,高速度、高指标的层层加码,使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遭受严重的挫折,“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将整个国民经济推向了全面崩溃的边缘。

政治上,有过“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又有统一意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之类好的设想。但总体上急于想实现社会主义,急于想加快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并通过意识形态上“反修防修”的斗争,急于想尽快取代苏联成为所谓“世界革命的中心”。又违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错误估计国内阶级形势的严重性,否定现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普遍性和尖锐性,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无休止地进行,最终酿成祸及全党、全国、全民族的所谓“造反有理”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上,急于想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大国。建国初,便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正确的政策,使新中国出现过科学文化教育的初步繁荣。但后来不顾文盲和半文盲人数是世界上最多的国情实际,沿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搞起“文化大跃进”。一时间全国城乡“人人写诗,个个赛歌,农民工人都是哲学家”,“人有多大

胆,地有多大产”的“放卫星”、“升火箭”之类的“假、大、空”横行无阻,文化上经济上都是表面繁荣火爆,实则危机四伏。到了60年代中期,正当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各国文化交流日趋活跃频繁之际,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关起国门来开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上演一幕幕捣毁文物古迹、焚烧书籍典章、停办高等教育、践踏文明秩序、剥夺基本人权、横扫“牛鬼蛇神”、现代迷信盛行、大兴文字之狱等打、砸、抢大行其道的“大革文化命”的惨剧。到头来,不仅丧失了实行开放的一次大好机遇,迅速拉大了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差距,致使泱泱文明古国的十亿之众,陷入只有一本红宝书和八个样板戏的文化赤贫的无比尴尬之中,吞食着道德沉沦、斯文扫地、诚信丧尽、假话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苦果。经历过中西比较、新旧权衡、开放与封闭的长期搏击,在救亡图存和中国革命血与火的洗礼中,才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以我为主、融合创新的文明发展观,在左倾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曲折反复和“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灾难浩劫中,对现实的文化和文明建设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又一次陷入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境地。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探索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误,早就有所发现和警觉。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邓小平始终以党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不惜再次被打倒,在自己的岗位上,运用聪明才智和斗争艺术,团结和影响党内的健康力量,和人民心连心,力所能及地进行抵制和纠正。他在协助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期间,不顾大权在握的“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疯狂反扑,围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攸关全党全国前途命运和全国各族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大刀阔斧坚定不移地进行包括党的整顿、军队的整顿、工业的整顿、农业的整顿、科学研究的整顿、教育事业的整顿、文艺政策的整顿等全国性的全面整顿,初见成效,大得民心。在亿万民众中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虽则不久就惨遭诬陷,再次被打倒,但邓小平为民执政为国献身的高尚无私的人格魅力,已经力透纸背地书写进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史册之中。“四人帮”一垮台,呼唤邓小平复出,便成为响彻在中华大地上和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强烈的音符。邓小平一复出,就积极支持思想界理论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掀起了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标志的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解放思想的热

潮。为从现代迷信和新的封闭、新的教条、新的僵化中解放出来,纠正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尤其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使中国的事业重新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进行思想上理论上的充分准备。

邓小平发自肺腑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深切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从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观的视角,来认真回顾和重新学习邓小平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就不难发现,这位备受全国人民爱戴敬仰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位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和伟大的儿子,在其如日月同辉的一生中,作为中华民族最普通的一员,为中华民族以我为主、融合创新的文明发展,也身体力行开创性地奉献出许多激励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典之作。

譬如,“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就是开动脑筋,不受僵化教条的束缚,在重新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如何搞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真正弄清中国是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十分弱小,社会物质财富相当贫瘠,人民受教育程度很低综合素质十分低下的条件下开始搞社会主义的,搞的社会主义并不合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集中精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不断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任务十分艰巨,任重而道远。因此,从实际出发,以我为主,融合创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著名论断,不仅是对社会主义阶段学说原创性的重大贡献,而且为中国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譬如,“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这一科学构想,在香港、澳门,已经成为生机勃勃的现实存在。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为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为了包括居住在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在80年代初,以伟大政治家的智慧和胆识,提出在一个国家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允许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正如邓小平所指出:“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他在会见参与起草出香港基本法的大陆和香港全体委员时说:“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

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以我为主、融合创新的光辉典范,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宝库增光添彩,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重大贡献。

至于系统而完整的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以我为主、融合创新是全方位的,是中华文明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世界文明最具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光辉篇章。

四、在新世纪中,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步,以我为主、融合创新地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干实事,实干事

进入新世纪,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文明间相互交流和碰撞日益频繁,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中国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形势,更好地推进我国各种事业的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干实事,实干事。

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两个文明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紧紧抓住新世纪初的战略机遇期,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同步,以我为主,推进精神文明的建设,使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的进步潮流中,不断焕发出融合创新的内在活力,不断闪烁出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风采神韵来。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将全党的智慧、力量和意志,集中到发展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这为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同步,以我为主、融合创新地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最现实最有力的思想上理论上的支持。当代的中华文明,当然充满着对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不懈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各项事业兴旺发达,人民生活显著提高,最根本的就是以我为主坚决打破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束缚,吸收融合世界上先进的文明成果,坚持理论创新,同时加上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教育创新和

其它各方面的创新。实践已经证明并正在继续证明,面对国际国内的重大变化和崭新课题,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中,以我为主、融合创新的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

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紧紧抓住新世纪头一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高度,以开放的心态,民族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同步,以我为主、融合创新地启动推进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新世纪的基础建设,逐步形成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国兴文盛”的新局面,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文化大量引入了西方文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它对中国社会摆脱封闭走向开放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批制,也有历史的合理性,有利于中国人民摆脱数千年文明中陈旧观念的束缚,为中国终于走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功不可没。然而,进入21世纪了,回过头来以我为主地冷静地审视与反思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所走过的道路,就不难发现,其中也存在着认识上的偏颇和文化结构上的失衡,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成了障碍。

认识上的偏颇,主要表现在对中西文化进行简单的类比上。由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社会,时代性的差异十分明显,简单的类比就犹如陷入了关公战秦琼的误区。其影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大行其道,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妄自菲薄不绝于耳;其结果是,自觉不自觉地使中国文化确立了以接纳模仿西方文化为主的基本格局。“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6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取得了令西方发达国家也为之惊叹的高速发展,使东西方文化的时代性差异正在缩小,这就促使东方民族对自己文化文明传统的反思和自觉,并开始恢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西方发达国家惊呼中国龙的崛起,中国人民的民族自

信心空前高涨,提出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以纠正认识上的偏颇,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认识上的偏颇,还表现在所谓要“赶上”要“接轨”的时尚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文明的差异,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类型文化和不同类型文明间的差异。类型性的差异要比时代性的差异复杂得多。时代性的差异可以通过社会变革和观念变革来迎头“赶上”,甚至象经济交往那样实现国际“接轨”。但类型性的差异,如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差异,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差异,相互之间就不能用“赶上”或“接轨”加以解决。因为,文化类型的差异,文明类型的不同,是世界上各个地区、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历史传统所特有的性格和精神风貌(诸如语言文字、生活习俗、礼仪举止、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等),会深刻地影响着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总体方向和特点,是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样性、文明多样化的决定性元素。各种文化和各种文明类型之间的差异存在,并不需要相互之间进行谁优谁劣的比较,相互之间更不需要进行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而是世界文化和世界文明如此丰富多彩的力量源泉。当然,不同类型文化和文明之间不能相互封闭隔绝开来,必须进行交流,尤其是进入网络信息的时代,交流将空前地活跃和频繁起来。融通是一种交流,冲突也是一种交流。双赢的交流,应当是以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为主体,去吸取其它文化和文明之长,补己之短,融合创新不断向前发展。

结构上的失衡,主要是中西文化比例的严重失衡。我国近代新式学校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仿照欧美(以后又是前苏联)模式,而课程内容,也是毫无例外地以西方文化为主。以普通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所学的课程为例,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科学学科和外语,自然以西方文化为主;历史、地理分中国和世界两部分,大体对等;音乐、美术的题材可能是中国的,而方法则大都是西方的;中国语文的语法,又几乎全是从英语和俄语的语法中生搬硬套过来的。反之,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人文精神、民族文化和一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许多都没有继承下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国学”的专业内容涉及少之又少。因此,至今中国的中小学生所具有的西方知识,远比西方中小学生所具有的东方和中国知识丰富得多。

长此以往,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结构上的失衡,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比例失衡也很严重。这种失衡不仅突出反映在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而且也反映在社会教育和新兴的网络远程教育、职业培训教育、终身教育等各种教育的方方面面。20世纪科技文化获得空前的发展,它在天道(物理)探求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往的所有世纪,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进步的势头表现得更为强劲。然而,在人道(伦理)的探求和建设方面,其阵势和成果,就显得逊色得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物对人的引诱力和支配力越来越强大,注重人伦道德的人文精神被追逐物欲的浪潮所淹没,人文学科也由此受到冷落。目前,不断加剧的人与自然的矛盾,环境生态的急剧恶化,无不警示着人类正在不断地沦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高科技的奴隶,个人、社会和国家也将在无限追求物质财富和生活的享受中丧失自我的个性。因此,克服和摆脱这个人类创造力的自我异化,单靠科技文化是无法解决的,只有重兴人文精神,在人文文化的熏陶下学会对人类的终极关怀,重建起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才有地球的和平安宁,才有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幸福生活。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的人文文化的宝库。丰富的人文文化知识的积淀和充满人类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开始吸引着西方一些人文学者的目光并引起其研究的兴趣。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尤其是新世纪的教育工作者,针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结构失衡和世界人文文化的不足,应沉下心来,从中西文化的比例和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比例入手,扎扎实实、深入细微、科学合理地做好调整工作。以我为主,融合创新,调整好中西文化的比例,以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树立起对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的自尊和自信;调整好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比例,充分认识人文文化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的重要意义,扶植和发展人文文化,使中华文明中富有人类终极关怀的传统美德、伦理观念的人文精神,与时俱进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发挥中发挥作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理想成为光灿灿的现实,干实事,实干事,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2.7.7

Relying on Ours and Striving for Innovation, Carry Forwar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n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the Way to Develop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ducation research office of Beijing Limai School

With carrying out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China has again been thriving in its civilization.

The world civilization has begun to enter a new developing journey of the 21st century.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he 21st century is an era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will attain to revitalization, and China's five thousand year civilization will re-demonstrate its brilliance.

For the two decades and more of great practi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door poli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ation, China has considerably enhanced it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th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greatly increased. This lays a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great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meantime,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essing to conscientiously make a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the ways to develop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line with the progressive tide of the world, for this is an indispensable important aspect in spiritual prepar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Looking back on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China's five thousand year civilization,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in the long process of history China had long adhered to a rigid policy of self-reliance and independence, cutting off the country from the outside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in modern history, when China was found to be backward and fall behi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re were also nihilist ideas that advocated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Chinese intellectuals ever initiated th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to endure survival of

the country at the critical moment by introducing and making use of western knowledge for serving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na. At the present time of reform, China boldly breaks the policy of national isolation and adopts a policy of opening door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carries out reform to build it into a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olicy of closing the country to international intercourse brought China serious disasters and crisis. The facts of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of the past twenty more years has clearly proved that only when China opens its door to the outside world can it find the right way of development and go to prosperity.

In a general view,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ivilization should definitely be the tendency to opening its door to the world in an all-round way instead of the past rigid policy of national isolation. At present time when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highly developed an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has rapidly risen in a competitive way, China has to make a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the way to develop its long-lasting civilization, relying on its own effort and striving for innovation to go along with the tide of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1. It is worth making a rational consideration over the facts that the long-last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unlike the other ancient civilizations, avoided the bad luck of decline and fall, and maintained its own integrity

It has been repeatedly proved through numerous facts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that either a nation, or a

country, or a civilization, will never extricate itself from decline and fall in the end if it is in an isolated condition for long years without having international intercourse, no matter how strong and magnificent it used to be.

Taking an overview of the four ancient countries of brilliant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the only country with its long-existing civilization coming down from ancient time to transition to modern civilization is merely China and its civilization.

However, people like to mention the four countries of civilization in the same breadth, having a misunderstanding that they are the same kind of countries in history, while making less consideration on their difference in destiny.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was the human civilization coming out the earliest in the world. At present time the great numbers of huge pyramids standing tall on the sands by the Nile were the symptoms of civilization of the period of great prosperity under the rule of the pharaoh's dynasties. Howev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with its main source had died out thousands of years ago. The lofty pyramids are only the historical remain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It was when a number of centuries elapsed aft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vanished that the Arabian civilization came into Egypt of the Nile areas and replaced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The pres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is typical Arabian civilization that has no successive relations with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Similar examples such as the ancient Babylonia with its civilization has no relations with present western Asian countries and their civilization, and the ancient India with its civilization also has no relations with present India and its civilization. The brilliant 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Egypt, Babylonia and India hadn't been possible to be handed down to the present time. When people talk about them, they can only wonder at their great brilliance that they had attained more than five thousand years ago, and facing the rare historical relics of the pyramids and the heavenly garden, curiously explore the mystery of their sudden disappearance.

In contrast, in the Yellow River and Yangtze River areas of Eastern Asia,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completely different destiny from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Egypt, Babylonia and India. From remote antiquity China developed along its own course to present time without interruption. In spite of the facts that it ever repeatedly suffered from invasions of foreign countries, China as a unified cou-

ntry of multiple nationalities, repeatedly turned the dangerous situations to safety, and made the foreign things and cultures localized to get the final result of assimilation.

Among world civilizations,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especially conspicuous. During the past thousands of years many brave nations with good skills in battles seized and occupied China's land and cities, nevertheless, they couldn't conque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had no means to replac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final results were that the invading countries were gradually merged into the map of China and their people assimilated in Chinese nation. Their foreign civilizations were also merged into Chinese civilization, becoming a part as fresh nutrition to enrich and extend the external periphery and the internal vitalit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 example, the Huangdi emperor tomb and the Yandi emperor tomb preserved from remote antiquity up to present day were originally the tombs of the chiefs of two primitive tribes who met and crossed swords on the battle field. The two emperors Huangdi and Yandi were consistently held in esteem to be the common ancestor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Huangdi and Yandi emperor tombs have become sacred places for Chinese people to travel to have pilgrimage and hold memorial ceremonies for the forefathers.

The winding and magnificent Great Wall and the mighty and valiant terra cotta soldiers and horses were great creatio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ivilization, rare treasures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world, and symptoms of magnificenc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popularly respected Confucius and Confucian temples with forests spreading over the country are palace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earliest ancient popular educator Confucius in the world. The Confucian doctrines such as his educational ideology of educating the whole nation that "In education there should be no class distinctions", the teaching style that "One should never wearied of teaching others what one has learnt", the teaching concept that "Where there are three men walking together, one of them is bound to be able to teaching me something", the seeking truth spirit that "Finding truth in the morning, one could even die at ease at night" and the moral education in politeness that "Without learning courtesy one could not take his stand in society", and the civilized concept that "Harmony is of the highest value", are of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practice of Confucian doctrines made China known to the world as a country

based on education and a land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2. Through experiencing the attack of gunboat policy by the western great powers, and going through the test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fire,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a view of open-door orientation, finally tried to make a difficult selection of the way to develop its modern civilization by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relying on our own civilization and striving for innovation

Any of the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has two aspects of strong and weak points, and in the long process of history the strong and weak points are not invariable and may transform to each other, and China is no exception. Having taken the lead in world civiliz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began to meet with challenge of the newly-emerging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of Europe, an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facing unprecedented crises.

The sign of the beginning of strong direct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civilizations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the Opium War broken out in 1840.

In fact, the cause of the inevitable happening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civilizations should be at least 200 years earlier than the Opium War. But the dangerous signal did not arouse enough attention and vigila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middle of the 17th century, in Britain of the Western Europe and in China of Eastern Asia, two great events happened in sequence that led to completely different destiny. In 1640,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Renaissance of Europe, in British Islands broke out bourgeois revolution that shocked the world. This revolution was taken as a sign of the beginning of world modern history. From then on was pulled open the prologue that feudalism was replaced by capitalism and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rapidly rose from small to great and from weak to strong. While at that time China was in the course of fierce class contradiction of feudal society.

In 1644, the peasant insurrectionary army captured the capital city of Beijing.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that emperor Chongzhen of Ming dynasty hanged himself, the Manchu's nomadic ethnic troop entered the capital city of Beijing to establish the Qing dynasty of nomadic tribes controlling the central power of China. Based on the rich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of China, during the rule of Qing dynasty there also had been the so called "flourishing age of Kangxi and Qianlong". Nevertheless,

compared with the vigorous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pushed forward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Europe, it had already been the last rays of the setting sun and an arrow at the end of its flight. From then on China began to be reduced to a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the last feudal dynasty that stubbornly followed the long-lasting policy of national isolation, indulging in self-admiration. Consequently, the national strength declined from strong to weak and from rise to fall. By the time the Opium War broke out in 1840, under the attack of the gunboat policy of the western great powers, the influential officials of the dynasty still adhered to its rigid policy, not thinking of the way of reform and maintaining that the Qing dynasty was the supreme, however, it had no means to counterattack armed intrusion of the western powers. Subsequently, the Qing dynasty was repeatedly defeated in battles one after another, and forced to go down on knees to sue forfeiture, signing a series of unequal treaties to cede territories and pay reparations. The power over customs was lost to the hands of foreign powers. The extraterritoriality was placed above the law. China was in a state of internal recession and external foreign invasion, suffering national humiliation and forfeiture of sovereignty. The people have no means of livelihood. Alas! China as a great and proud country fell into the abyss of suffering in a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state.

Facing the serious challenge of either survival or extinction of the country, people of high ideas of the Chinese nation not only kept on condemning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power, of their muddle-headedness and incompetence, and indignantly denouncing the barbarous act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but also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struggle of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They drew lessons from bitter experience and mad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s of the strong and weak poin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to explore the way to save the nation from doom and ensuing its survival.

In light of the advocate and practice to smash the barrier of closed-door policy and direct to opening the door to the outside world, through continuous struggl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and adopting strong points of all nations, the way to develop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had gradually established.

On the eve of the breaking out of the Opium War, the famous ideologist Gong Zizhen, facing the situations of China at that time, took the lead to sound a warning that "The sun is setting and the sad wind will come suddenly", and he pointed out distinctly that "Even the England did